

西遊記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他『既遍謁衆師，備論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釋衆疑。』

這是玄奘求法的目的。他後來途中有謝高昌王的啓，中有云：

……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類乖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他化不二之宗，析爲南北兩道，紛紜爭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有匠決。玄奘……負笈從師，年將二紀，……未嘗不執卷躊躇，捧經佗傺，望給園而翹足，想鸞嶺而載懷，願一拜臨，啓伸宿惑，雖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爲酌海，但不能棄此微誠，是以束裝取路……

這個動機，不幸被做西遊記的人完全埋沒了。但傳中說玄奘路上經過的種種艱難困苦，乃是西遊記的種子。我們且引他初起程的一段：

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艱險，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衆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始入塔啓，請申其意志，願乞衆聖

冥加使往還無梗……遂即行矣，時二十六也……時國政尙新，疆場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出）玉門關……子然孤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頃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毼駝馬之像，及旌旗樂種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爲他見，乃大言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

第一烽與第四烽的守者待他還好，放他過去。下文云：

從此已去，卽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慙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慙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卽誦此經，發聲皆散在。

危。獲。濟。實。所。憑。焉。

下文又云：

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下字作『取下來』解）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魍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於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滴霑喉口，腹乾焦，幾將殞絕，不能復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無冀名譽，但爲無上道心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羣生，以救苦爲務。此爲苦矣，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無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體既蘇息，得少睡眠……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忽見青草數畝，下馬恣食。去草十步，欲迴轉，又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面就飲，身命重全，人馬俱得蘇息……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

這種記敘，既符合沙漠旅行的狀況，又符合宗教經驗的心理，真是極有價值的文字。

玄奘出流沙後，即到伊吾。高昌國王麴文泰聞知他來了，即遣使來迎接。玄奘到高昌後，國王款待極恭敬，堅留玄奘久住國中，受全國的供養，以終一身。玄奘堅不肯留，國王無法，只能用強力軟禁住他，每日進食，國王親自捧盤。

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念，遂誓不食，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微，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仍屈停一月，講仁

王般若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於是方食……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襪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歡信送至葉護。

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爲信。又以綾絹五百疋，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鄔落馬遞送出境。』

從此以後，玄奘便是『闍留學』了。這一段事，記高昌王與玄奘結拜爲兄弟，又爲他通書于當時鎮服西域的突厥葉護可汗，書中也稱玄奘爲弟。自高昌以西，玄奘以『高昌王弟』的資格旅行各國。這一點大可注意。西遊記中的唐太宗與玄奘結拜爲弟兄，故玄奘以『唐御弟』的資格西行，這一件事，必是從高昌國這一段因緣脫胎出來的。

(二)

以上略述玄奘取經的故事的本身。這個故事是中國佛教史上一件極偉大的故事；所以這個故事的傳播，和一切大故事的傳播一樣，漸漸的把詳細節目都丟開了，都『神話化』過了。況且玄奘本是一個偉大的宗教家，他的遊記裏有許多事實，如沙漠幻景及鬼火

之類，雖然都可有理性的解釋，在他自己和別的信徒的眼裏自然都是『靈異』，都是『神蹟』。後來佛教徒與民間隨時逐漸加添一點枝葉，用奇異動人的神話來代換平常的事實，這個取經的大故事，不久就完全神話化了。

即如上文所引慧立的慈恩三藏法師傳中的一段說：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顯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飲食衣服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遠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

這一段話還合於宗教心理的經驗；然而宋朝初年（西歷九七八）輯成的太平廣記，引獨異志及唐新語，已把這一段故事神話化過了。太平廣記九十二說：

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年代誤）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多）虎豹，不

可過樊不知爲計，乃鑽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腫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樊乃禮拜，勸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樊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

我們比較這兩種紀載，可見取經故事『神話化』之速。太平廣記同卷又說：

初樊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樊立於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卽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樊果還。至今衆謂此松爲摩頂松。

這正是西遊記裏玄奘說的『但看那山門裏松枝頭向東，我卽回來』（第十二回，又第一百回）的話的來源了。這也可證取經故事的神話化。

歐陽修于役志說：

景祐三年丙子七月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揚州）。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爲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爲行宮，盡圯漫之。惟經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爲絕筆。』嘆息久之。

南唐建國離開玄奘死時不過二百多年，這個故事已成爲畫壁的材料了。我們雖不知此畫的故事是不是神話化了的，但這種記載已可以證明那個故事的流傳之遠。

(三)

民國四年，羅振玉先生和王國維先生在日本三浦將軍處借得一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影印行世。此書凡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個字。王先生考定中瓦子爲宋臨安府的街名，乃倡優劇場的所在（參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又卷十五）因定爲南宋『說話』的一種。書中共分十七章，每章自有題目，頗似後世小說的回目。書中有詩有話，故名。

「詩話」今鈔十七章的目錄如下：

□□□□第一（全闕）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入大梵天王宮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

入九龍池處第七。

「遇深沙神」第八（題闕）

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

天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第十六。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我們看這個目錄，可以知道在南宋時，民間已有一種唐三藏取經的小說，完全是神話的，完全脫離玄奘取經的真故事了。這部書確是西遊記的祖宗，內中有三點，尤可特別注意：

(1) 猴行者的加入。

(2) 深沙神爲沙和尚的影子。

(3) 途中的妖魔災難。

先說猴行者取經話中猴行者已成了唯一的保駕弟子了。第二節說：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法師語曰：『今往西天，程途百萬，各人謹慎。』……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尚：『萬福，萬福！和尚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僧奉勅，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教，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尚生前兩迴去取經，中路遭難，此迴若去，千死萬死。』法師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

此中可注意的是：(1)當時有玄奘『生前兩迴取經，中路遭難』的神話。(2)猴行者現白衣秀才相。(3)花果山是後來小說有的，紫雲洞後來改爲水簾洞了。(4)『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一句，初讀似不通，其實是很重要的，此句當解作『八萬四千個獼猴之王』。(說詳

下章)

第三章說猴行者曾『九度見黃河清』第十一章裏他自己說：

我八百歲時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喫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來也。

法師曰：

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喫。

猴行者曰：

我因八百歲時偷喫十個，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尙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喫也。

這一段自然是西遊記裏偷吃蟠桃的故事的來源，但又可見南宋『說話』的人把猴行者寫的頗知畏懼，而唐僧却不大老實！

唐僧三次要行者偷桃，行者終不敢偷，然而蟠桃自己落下來了。

說由未了，擲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師曰：『可去尋取來喫。』猴行者即將

金鑽杖向盤石上敲三下，乃見一個孩兒，面帶青色，爪似鷹鵠，開口露牙，向池中出。行者問：『汝年幾多？』孩曰：『三千歲。』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五下，見一孩兒，面如滿月，身掛繡纓。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歲。』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數下，偶然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歲。』行者放下金鑽杖，叫取孩兒入手中，問和尚：『你喫否？』和尚聞語，心驚，便走。破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枚乳棗，當時吞入口中。後歸東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參是也。

這時候，偷蟠桃和偷人參果還是一件事。後來西遊記從此化出，分作兩件故事。

上段所說『金鑽杖』乃是第三章裏大梵天王所賜。行者把唐僧帶上大梵天王宮中，赴齋。天王及五百羅漢請唐僧講法華經，他『一氣講完，如瓶注水。』大梵天王因賜與猴行者『隱形帽』一事，金鑽錫杖一條，鉢盂一隻，三件齊全。這三件法寶，也被西遊記裏分作幾段了。（詩話稱天王爲北方毗沙門大梵天王，這是『托塔天王』的本名，梵文爲 *Vaishānava*）

Varu, 可證此書近古。)

詩話第八章，不幸缺了兩頁，但此章記玄奘遇深沙神的事，確是後來沙僧的根本。此章大意說玄奘前身兩世取經，中途都被深沙神喫了。他對唐僧說：『項下是和尙兩度被我喫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尙說：『你最無知。此回若不改過，教你一門滅絕。』深沙合掌謝恩：『伏蒙慈照！』深沙當時哮吼化了一道金橋，深沙神身長三丈，將兩手托定，師行七人便從金橋上過，過了深沙。

深沙詩曰：

一墮深沙五百春，渾家眷屬受災殃。金橋手托從師過，乞荐幽神化却身。

法師詩曰：

兩度曾經汝喫來，更將枯骨問无才。而今敕法殘生去，東土專心次第排。

猴行者詩曰：